

IMPERIUM 最高权力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冷杉 冷枫 译

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政治泥淖中时，就得挑起一场争斗，如此才有机会看清出路。
——西塞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MPERIUM 最高权力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冷杉 冷枫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5816 号

Robert Harris

IMPERIUM

Copyright © 2006 by Robert Har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高权力/(英)哈里斯著;冷杉,冷枫译.—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321-3

I. ①最… II. ①哈… ②冷… ③冷… III. ①传记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237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余笑乐

最高权力

[英]罗伯特·哈里斯 著

冷杉 冷枫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321-3

定价:28.00 元

纪念奥德丽·哈里斯

(1920—2005)

和山姆

马库斯·图利乌斯·泰罗，西塞罗的机要秘书，他不仅是这位演说家的记录员和抄写员，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作家。他发明了一套速记法，使得演讲者的话有可能完整且准确地被记录下来。西塞罗死后，泰罗在部丢利附近购置了一块农场，退休后一直住在那儿，直到百岁高龄时去世。

“你对我的帮助是无量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家外，罗马还是海外，私人还是公共事务，以及研究工作和文学创作上……”

——西塞罗致泰罗的信，
公元前五十年十一月七日

第一部

元老院议员

公元前七十九年—公元前七十年

“罗马！盯住罗马，我亲爱的伙伴，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西塞罗致凯利乌斯的信，
公元前五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章

我叫泰罗。三十六年来，我一直是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私人机要秘书。起初这份工作令我兴奋激动，然后是惊异错愕，再后来是费力辛苦，最后变得极端危险。这些年来，我相信他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多于和其他任何人共处的时间，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我目睹了他的私下会谈，并传达过他的秘密口信。我记录下他的演讲，信件，以及他的文学写作，甚至他的诗歌创作。他是那样滔滔不绝，以致我不得不发明一种被普遍称为“速记”的方法，来应付他的口若悬河。这套速记方法现在依然应用于元老院繁杂会议发言的记录，最近我也因此得到了一笔数目适中的退休金。加上一些遗产，再加上朋友们的捐助，这些足够维持我退休后的生活了。我别无所求了。老年人靠喝西北风也能过日子；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几乎到了百岁；反正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

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问我——通常是悄声地问我——西塞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但我总是缄默不语。我怎么能知道谁是政府间谍而谁又不是呢？我那时整天提心吊胆，随时都可能被罢免。不过现在既然我的生命行将结束，我已经不再惧怕任何事情了——连严刑拷打也不怕了，反正落入刽子手及其助手的手里，我会不堪一击马上完蛋。所以我决定，写作这本书当作是一个交代与回

答。书中的内容全凭我的记忆,并以托付我保管的那些文件为基础。现在留给我的时间肯定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希望能把这本书尽快地写出来,用我那套速记符号,写在几十打最优质的小纸卷上(反正不能次于僧侣记录历史的那种用纸)。这些纸,我已经存了很久,目的就是为写了这本书。至于对我写作中所有的谬误还有不恰当的风格等,我要事先请求你们原谅。我也要恳求诸神保佑我在临死前完成这部作品。西塞罗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求我把他的真相实情公之于众,对此我将尽力而为。如果说他在书中并不总是以尽善尽美的道德楷模出现,那也随它去好了,反正我是说了实话。权力会带给一个人无尽的奢华,在这样的人当中鲜有一双干净的手。

而现在我就要歌颂西塞罗这个人及其权力了。我所说的权力是指高官的政治职权,政权——在拉丁语中叫“统治权”,或“帝权”——即决定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国家授予某个个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令千百人趋之若鹜,但是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唯有西塞罗单凭自己的天赋,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情况下谋得了此项大权。他不同于梅特路斯和霍滕修斯,他们出身自显赫的贵族家庭,在选举时可以利用家里丰厚的政治资源。他也有别于庞培或恺撒,他没有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为他的当选提供支持。他也不像克拉苏那样拥有巨额的财富,为他的候选之路扫清障碍。他只能依靠自己的这张嘴——并且纯粹凭借着坚强的个人意志,他让自己的嗓音成为最举世闻名的声音。

我二十四岁时开始给他,西塞罗,当佣工,当时他二十七岁。我是个家用的奴隶,出生于阿尔皮努姆附近山区的一户人家里,那家的主人甚至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他那时是个年轻的辩护律师,饱受神经紧张、脑力虚脱的折磨,而且还一直要克服天生的缺陷。不会有谁在我们身上下太多的赌注。

那时候，西塞罗的嗓音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变成他令人生畏的工具，而是既沙哑刺耳，还偶尔有点口吃。我觉得问题出在他脑子里塞满了大量词语，但每次只要他一紧张，它们就会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就像两只胆怯的绵羊，被身后的羊群推挤着，试图强行冲破大门那样。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词语通常都过分夸张，导致听众迷惑不解。这些不安分的听众称他为“学者”，或“希腊人”，而这些头衔并没有称赞他的意思。虽然没人质疑他有演讲的天赋，但是他瘦弱的体格和结结巴巴的表达能力令人不敢恭维，不足以与他勃勃的雄心相匹配；而且一年四季在户外发表长达数小时的演说，使他的声带经常处于过度紧张疲劳的状态，导致他的嗓音变得粗粝刺耳，并且连日失声。长期失眠和极差的消化功能更是让他苦不堪言。说实话，如果他想在政治上崛起，像他朝思暮想的那样，他需要得到专业的医疗帮助。因此他决定离开罗马一段时间，一来去旅行放松身心，二来向著名大师讨教修辞学，而后者多居住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

由于我负责管理他父亲的小型图书馆，而且对有关希腊的知识掌握得还算丰富，西塞罗便请求借我一用，如同借一本书那样，陪同他一起踏上东方之旅。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行程安排，租借交通工具，向老师进贡等杂事。然后一年过后，重回到老雇主那里。然而最终，就像许多有用的书卷的遭遇那样，我没有被还回去。

我和他在布林迪西的海港碰头，当天我们就要扬帆起航。那时正值塞尔维利乌斯·瓦提亚和克劳迪乌斯·普尔凯尔担任执政官时期，也是罗马建城后的第六百七十五年。那时的西塞罗毫不起眼，跟他后来令人畏惧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后来他的容貌特征无人不知，连走在最僻静的街道上也能被人认出来。（我很纳闷，那些成千上万个曾经用于装饰无数私宅和公共建筑物的画像和雕像，到底出了什么事？难道它们真的全部被打烂和烧毁了吗？）

在那个春天的清晨，站在码头边上的这个年轻人体格瘦弱，肩部溜圆，脖子伸长得不太自然。他的喉结如婴儿拳头般大小，随着吞咽起起落落。他的眼部隆起外突，肤色苍白，面颊凹陷；总而言之，他就是一副病态。嗯，泰罗，我记得我当时心里这样想，你得充分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因为它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

我们先去了雅典，西塞罗计划在那儿的学院里学习哲学。我把他的包儿拿进了学堂，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了，问我要去哪儿。

“去和别的奴隶坐在阴凉地里歇着呀，”我回答说。“您还有什么吩咐？”

“当然有，”他说。“我要派给你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要你跟我一起进去学点哲学，这样一来，漫长的旅途上也好有个伴儿跟我聊聊天。”

于是，我跟着他走进了学堂，很荣幸地听到了阿什凯隆的安提奥科斯本人阐述斯多葛哲学的三个基本原则：拥有美德足以使人幸福；除了美德以外，一切皆邪恶；所有情感都不足信——这三个简单的原则，只要人们能够遵守，就能解决世上的一切难题。之后，我和西塞罗便经常探讨、辩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充满智慧的领域里，我们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差别。我们和安提奥科斯在一起待了半年，之后，我们便向这次旅行的真正目标进发。

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演讲修辞学派是所谓的“亚细亚方法”。此法精致考究，词藻华丽，花里胡哨，充满大话空话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演讲者边讲边摇晃身体，手舞足蹈，走来走去。在罗马，这种演讲术的代表人物是昆塔斯·霍滕修斯·霍塔卢斯，当时享有“第一雄辩家”的美誉，其别出心裁的步法使他拥有了“舞蹈大师”的美称。西塞罗着眼于洞穿他的奥秘，便立志要找到霍滕修斯的所有导师，其中有：斯特拉多

尼西亚的曼尼普斯，马格内西亚的戴奥尼索斯，尼多斯的埃斯库罗斯，亚大米田的谢诺克里斯。仅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就为他们的风格增色不少。西塞罗和他们每个人都相处了几周，耐心地学习他们的方法，直到他觉得自己最终掌握了这些方法为止。

“泰罗，”一天晚上，他边吃着他习惯吃的煮菜，边对我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些华而不实的演讲舞者了。你去安排一艘从洛里玛到罗得岛的船。我们换个方向走，去阿波罗尼乌斯·摩隆的学校。”

之后，事件的发展就如他所讲的那样了。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天刚破晓，喀尔巴阡海的海峡如珍珠般柔润平滑，风平浪静（您一定要原谅我不时会写景抒情：我读过太多的希腊诗歌，乃至无法一直保持一种严峻粗粝的拉丁风格）。我们从大陆划船到那座古老而凹凸崎岖的岛屿，身材壮硕结实的摩隆站在码头亲自迎接我们。

摩隆是个律师，祖籍是阿拉班达。他曾经在罗马法庭上慷慨激昂、言之凿凿地进行辩论，甚至受邀在元老院里用希腊语作过演讲——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殊荣。此后，摩隆就隐退到罗得岛，在此开办了修辞学学校。他那套演说术的理论与亚细亚的那套理论正好相反，相当的简单：不要过分激动，不要肢体乱动，保持头部平直，紧扣重点，让听众大笑，让他们哭泣；当你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后，你要迅速坐下来——摩隆说过：“没有什么东西比眼泪干得更快。”这些观点远远超越了西塞罗自己的体会，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摩隆。

摩隆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当天晚上招待了他一碗蘸着凤尾鱼汁的很硬的煮鸡蛋。西塞罗吃完后（我可以跟您说，他并不是毫无牢骚的），又给他端上来一块在木炭上烤焦的红肉，还有一杯山羊奶。“年轻人，你需要长块儿，”摩隆对西塞罗说道，一边拍了拍自己壮硕的胸肌，“细长的芦笛奏不出响亮的音符。”西塞罗怒视着他，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光了；而且在那天夜里，他近几个月来头一

次睡得那么香(这我很清楚,因为我之前总是睡在他房门外的地板上)。

拂晓时分,晨练开始了。“在广场上演讲,”摩隆说,“相当于参加跑步比赛。它需要耐力和力量。”他假装朝西塞罗挥了一拳,后者大叫一声“哎呦!”随即踉跄后退,差点仰翻过去。然后,摩隆让他两腿分开站好,膝盖绷直,弯腰轮流伸臂够地面,每次手都要碰到一只脚,共做二十次。(下腰)之后,摩隆让他仰着躺平,双手交叉紧握放在脑后,然后重复坐起来又后仰倒下,但是双腿不能挪动。(仰卧起坐)之后,摩隆又让他卧倒,只靠双臂的力量把自己抬起来,又做了二十次,膝盖还是不能弯曲(这是俯卧撑)。上述这些就是第一天的操练内容。接下来的每一天,操练的内容逐渐增加,时间也拖得更长。西塞罗仍然睡得很香,而且现在也没有胃口不好的困扰了。

为了让演讲训练达到最切合实际的效果,摩隆把他的这位求学若渴的学生从阴凉的庭院里拽了出来,让他在炙热的正午太阳之下朗诵演讲稿。稿子的内容一般都是审讯问话,法庭辩论之类,或是(雅典剧作家)米南德的喜剧中的一段独白。一边朗诵,一边还要攀登一座陡峭的小山,中间还不能休息。就这样,脚下踏着满地的蜥蜴,橄榄树上聒噪的蝉成了他唯一的听众,西塞罗增强了肺活量,并且学会了怎样利用一口气说出尽可能多的话。“把你的发言控制在中间的音域,”摩隆指导说。“那里才是力量所在。音调别太高也别太低。”每天午后,作为演讲课程的科目,摩隆会带他走下卵石遍布的海滩,用步伐测出八十码(人类的声音所能传达到的最远距离),然后让他对着轰隆隆的海浪声高谈阔论。摩隆说,你的声音要能在户外盖过至少三千人的窃窃私语声,或者在元老院里盖过几百人的背景谈话声(私下交谈声)。这些干扰声是西塞罗必须要适应的。

“可是我要讲什么内容呢?”西塞罗问道。“毕竟我主要还是要靠

我的论点的力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呀？”

摩隆耸了耸肩。“你要演讲的内容与我无关。记住狄摩西尼说的话：‘演讲术的要点只有三条，就是发言（陈述），发言（陈述），再发言（陈述）。’”

“那我的口吃怎么办？”

“我也不为你的口，口，口吃而操，操，操心，”摩隆笑着回答，同时对他眨巴着眼睛。“说正经的，你这样口吃反而会增加大家的兴趣，给人留下你诚实老实的印象。狄摩西尼自己也有点口齿不清呢。听众自能辨出这些小瑕疵，见怪不怪。十全十美那才没意思呢。现在，你沿着海滩再走远一点，然后仍试着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因此，我从一开始就特别幸运，能有机会目睹演讲的技巧被师傅传授给徒弟。“不要女里女气地扭脖子、拧手指。不要移动肩膀。如果你一定要用手指做出一个手势，那你就应该弯曲中指，并抵住拇指，同时伸展其他三个手指——就是这样，很好！当然，演讲时眼神总是要跟手势的方向保持一致，除非我们表示拒绝的时候，比如：‘哦天呐，避开这样的灾难吧！’或者‘我可是不认为我配享受这种荣誉。’”

摩隆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事先写演讲稿，因为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演讲家都不能指望照着稿子宣读，或者参照一摞资料。摩隆赞成传统的把演讲内容背下来的演讲方法：这就像是在演讲人住所中进行一次想象中的参观。“把你想阐述的第一点放在门厅，想象它就在那里；接下来把第二点放在中庭……以此类推，用你习惯的方式自然地参观这座房子。不要把你的演讲段落只分配给每个房间，而是要将其分配到每个壁龛和雕像。你要确保面面俱到，界限分明，重点突出。否则，你就会像个醉鬼似的，在聚会后到处乱转，东跌西撞地四处找床。”

在那年的春季和夏季，西塞罗并不是摩隆学院里唯一的学生。过了不久，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及其堂兄卢修斯就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西塞罗的两个朋友后来也成了摩隆的学生，他们是瑟维乌斯和阿提克斯。前者是个爱挑剔、吹毛求疵的律师，希望日后成为一名法官。而这个衣冠楚楚、外表迷人的阿提克斯对演讲术毫无兴趣，因为他远住雅典，自然无意涉足罗马政坛，只是很享受和西塞罗在一起的时光。他们见到西塞罗后都大吃一惊，没想到他的健康状况和外表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在他们一起求学的最后一晚——已经是秋天了，也该回罗马了——他们聚在一起观赏了西塞罗的演讲，见证了摩隆在他的这个学生身上创造的奇迹。

我但愿自己能回忆起那天晚饭后西塞罗所讲的内容，但是我恐怕自己只能是狄摩西尼的那条愤世嫉俗的论断的见证者了（“相较于演讲术，演讲的内容无关紧要”）。我规规矩矩地站在不起眼的阴暗处，现在我所能描绘出的是这样一幅场景：飞蛾像片片灰烬一样在火把四周盘旋，满天星辰笼罩住整个庭院；在炉火的映照下，几个年轻男子面色通红，嬉笑盈盈地瞅着西塞罗。不过我确实记得摩隆事后说的话——当他的学生向虚构的陪审团最后鞠了一躬并坐下来之后。西塞罗演讲结束之后，摩隆缄默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来，用嘶哑的声音说：“西塞罗，我祝贺你。你的表现震撼了我。这里是希腊，我对她的命运感到惆怅和难过。现在我们只剩下唯一一个荣耀了，那就是我们拥有至高无上的雄辩术。而现在你连这个也已经了如指掌了。回去吧。”他边说边用他那三个伸长的手指做了个手势，越过这个灯火通明的露台，指向黑幽幽的远海，“回去吧，我的孩子，征服罗马去！”

嗯，很好。谈何容易。怎么干？除了嗓子，你手无寸铁，没有一兵一卒，你要怎样征服罗马？

显而易见，首先，你必须成为一名元老院议员。

那时候，要想成为一名元老院议员，你必须至少年满三十一岁，还

要拥有百万资产。确切地说,你要给当局出示价值一百万塞斯特斯^①的资产,那么在七月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选举中,这一百万便能让你获得候选人资格。然后从这些候选人当中选出二十个新议员,取代在前一年去世的、或因为破产倒闭而地位不保的老议员。可是西塞罗上哪儿去找这一百万啊?他父亲肯定拿不出这笔钱。他家的财产本来就不多,而且还都抵押出去了。因此,他面临三个传统的选择:如果自己去挣钱,时间就拖得太久了;如果去偷,就太冒险了。所以,只能通过婚姻来获取钱财。故而,我们从罗得岛回来后不久,他就结婚了。特伦提娅年仅十七岁,像男孩子一样平胸,有一头黑色密实的短发。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姐是个维斯太贞女^②,尽显了她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她在罗马拥有两条贫民窟街区,在郊外还拥有一些林地和一个牧场。总价值为一百二十五万(啊哈,特伦提娅,单纯,大方,而且富有——那时你真是个杰出的姑娘!几个月前我还见过她,当时她正躺在一副敞开的担架上,沿着海岸线到那不勒斯去,并冲着抬担架的人大叫,让他们加快速度。这时的她已是满头白发,皮肤呈胡桃色,但除此以外并无别的改变)。

于是,西塞罗,适时地当上了一名元老院议员。事实上,他还跻身议员的最前列,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霍滕修斯的罗马最佳律师。之后,他被派到西西里省去,强制性地为政府义务工作一年,然后才能去元老院就任。西塞罗在西西里省的官衔是法务官,官位是地方官中最小的一个。任职期间,妻子不能陪同丈夫一同前往,所以特伦提娅只能待在家里(我敢肯定做丈夫的对此大大松了口气)。但是我陪他一起去了,因为此时我已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任他随意支配。把我带在

① 古罗马的一种货币。

② 古罗马主持对女灶神维斯太的国祭的女祭司。

身边的部分原因是，我发明了一套方法，能飞快地同步记录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谦虚地说，“&”这个符号就是我发明的。我的这套系统由最初的几个符号最终发展成一本囊括四千多个表意符号的手册。譬如，我发现，西塞罗喜欢重复某些词语，于是我把这些词语归纳成一行，乃至简化成几个小圆点——由此证明了一个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的真理，那就是政客们喜欢把一件事情反复说个没完。无论是在洗澡还是躺在睡椅上，或者坐在颠簸的马车里，抑或在乡间散步，他都要向我口授。他从来都是滔滔不绝，我也从来不会找不到符号把这些口若悬河的话立刻记录下来，成为永久保存的文件。我们真是天生的一对搭档。

现在言归正传，接着说西西里岛。您别兴奋，对于我们在那儿的工作情况，我是不会讲述任何细节的。和太多的政治活动一样，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枯燥无味、令人生厌，即使过了整整六十年我也不想故地重游。倒是回乡之旅是一件值得纪念并且意义重大的事情。为了确保能在元老院休会期间穿过部丢利，西塞罗故意把返回罗马的日期向后推迟了一个月，由三月拖到四月，届时所有聪明过分的政客们都会在那不勒斯海湾地区享受矿泉浴。他派我去尽量租借一艘最高级的有十二个船桨的船，这样一来，他就能首次身穿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议员的镶紫色边儿的宽外袍，神气活现地开进港湾。

西塞罗认为自己在西西里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回到罗马后必然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他曾经在百十个闷热的集市广场上，在千百棵布满灰尘、黄蜂乱舞的西西里岛悬铃树的树阴下，公正而威严地执行了发自罗马的判决，伸张了来自罗马的正义。他曾经采购了破纪录数量的谷物，以便供应那些重返首都的选举人，并以创纪录的低价将其出售一空。他在各个政府庆典上作的演讲也都是圆滑策略的杰作。他甚至假装对当地人的谈话很感兴趣。他知道自己做得很好，